

## ※ 高友工教授紀念專輯 ※

# 往事依依憶高師

劉 婉\*

高先生是一位既高瞻遠矚又著眼當前實際的教師。他一方面急切地與學生分享他對中國文化藝術的宏觀見解，傳授他或者其他學者關於中國文學藝術基本原則的宏大理念；另一方面在課堂教學時卻經常從文學藝術的具體事例入手，從全新的角度講解廣為人知的文學作品或現象，通過分析常人往往忽略的細節，使抽象複雜的概念變得簡明易懂。

一次研究生課，高先生放京戲《單刀會》關羽過江那一折戲的錄影帶。隨著飾關羽的演員開始演唱該折戲的主要唱段，高先生在書桌上輕點手指顯示戲曲板眼。但是在演唱之前之後都有細節需要注意。演唱後，高先生重復飾關羽的演員的京腔道白及唱腔，來提醒我們注意該演員所採用的悲壯激越的聲腔。

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他的這一提示與他之前講解的戲劇其他方面的知識有關，如：舞臺、布景、道具、演員步態都有一定的格式，演員的京腔道白也有格式化。格式化的目的不是為了逼真模仿現實外界的外在行為，而是著重強調劇中人物的內在心理經驗。格式化是中國戲劇抒情美典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中國戲劇抒情美典是高先生著作中悉心闡發的一個宏觀論點。在課堂上高先生還解釋說，當年去戲園聽戲的觀眾多對劇情瞭若指掌，他們一次次到劇場聽戲或聽某折戲，不是為了知道故事情節的發展，而是看戲曲表演家如何憑借聲腔、身段發揮傳統格式，來刻畫劇中人物的心靈個性及人格深度。

又有一次，高先生在課堂上播放一段昆曲錄音帶；飾演一位年輕女主角的演員以昆曲典型的柔婉唱腔表現其內心微妙的情緒。幾近尾聲時，唱詞中有一「水」

---

\* 劉 婉，美國舊金山大學現代與古典語系客座教授。

字，這位女演員的聲腔變得特別輕柔婉曲，以致改變了「水」字的發音，其音質如水在伴奏樂聲中溶化了一樣。高先生本來一聲不吭凝神聽戲，但該段昆曲剛完，他立即評論說「水」字的發音在這裏「液化了」(liquefied)。他這種內行專家對細節的注意，不僅點明了戲曲審美樂趣的本原之一，還點明了戲曲抒情美典的植根所在。女演員的唱腔音色變得特別柔軟似水，正好傳達戲中女主角柔情似水的多層次內心經驗。

高先生講課歷來都引人入勝。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本人對所講的題目的專注投入，讓他的熱情感染學生。與他的專注投入相關聯的另一特點是，由於他對中國文學之外的其他專業領域有廣泛的興趣和浩瀚的知識，他講解某個中國文學題目時經常縱橫發揮。一次，講到杜甫〈秋興八首〉，他突然聯繫到普魯斯特的巨著《追憶似水華年》(*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sup>1</sup>。因為高先生精通芭蕾舞和現代舞，他講課時會提到芭蕾三人舞 *pas de trois*，或者討論中國詩短小緊湊的傳統形式時，會引用西方現代舞的概念。

另一次，在我跟高先生修的閱讀課上，討論詩歌語言在傳統形式中的表意方式時，高先生引用李煜〈虞美人〉一詞作為例子，提到西方現代舞「緊縮—釋放」(contraction and release)的觀念。在他開始吟誦「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時，他的雙臂掌心相對，開始從胸前緩緩有度地擴展收縮，好像在啟動抒情詩語言蘊聚在固有傳統詩詞形式中潛在的能量。當他吟誦到「問君能有幾多愁」時，他的音量略有提高，而到末句「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時，他的音量更高，同時雙臂大大張開，然後短暫停留在空中，似乎讓所有逐漸壓縮空間所凝聚的能量全部釋放出來。而此末句是該詞中主謂結構句式最長的一句，也是李後主在該詞中抒發國破家亡絕望之情的高潮。高先生當時吟誦〈虞美人〉的跌宕起伏的聲調和有節奏的一開一合的雙臂示意，不僅生動地傳授了他的觀點，更在他當時唯一的聽眾心目中銘刻下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誨人不倦、樂此不疲的楷模導師的印象。

在另外一堂閱讀課上，我從另一側面加深認識了高先生。這一次是他令人深思的關於孔子偉大所在的評論。高先生這段評論，我在課後第二天致我父母的信中

<sup>1</sup> 普魯斯特的著作原名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高先生當時用的英譯書名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如直譯中文可為《追憶往事》。已出中文版為《追憶似水華年》。後來英文另有較直譯版，書名為 *In Search of Lost Time*，中文可譯為《追尋逝去的時光》。

轉述：「昨天，高先生提到孔子。他說孔子的偉大，不是在於他仁的教義，而是在於他能看見並承認別人的長處勝於自己（如他的門徒顏回），且在於孔子的兩條原則：不遷怒，不二過。」

那天閱讀課的題目是《易經·繫辭》與文學的關係和莊子精神。在他壯思堂瓊斯樓的辦公室，高先生對我講解〈繫辭〉的原則，並耐心地回答我對徐復觀的所有問題，包括我對徐先生「美的觀照」論點的疑問。從表面上看，高先生對孔子偉大之所在的評論與當天閱讀課的題目無關，但是我後來悟出，對高先生來說，藝術和人生息息相關。雖然高先生極少對我談及他自己，但是從他的教課和著述中，我感到高先生有強烈的精神生活和藝術追求。當查爾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的新書《自我的源泉》(*Sources of the Self*) 剛出版時，高先生即喜形於色，因為他與這位西方哲學家雖然各自關注的文化價值觀架構全然不同，卻有很多觀點不謀而合。果然不久，泰勒一個別致的觀點「域間啟悟」(interspatial epiphany) 就赫然出現在高先生本科生中國文學課的演講提綱上（當時我是高先生這門本科生課的助教）。另一個高先生強烈的精神生活的例子，是在他自用的書上，包括泰勒的《自我的源泉》，經常有高先生眉批旁注的手跡，有些書頁上的評論滔滔不絕，好像他在與每一位作者進行即時的探討、熱烈的辯論。

高先生對藝術的強烈熱情，可從他對一個姜夔詞樂演唱錄音帶的欣賞略見一斑。一次課堂上，高先生播放了中國唱片公司一九八六年製的「姜白石歌曲十七首」錄音帶選段。這個一九八六年版本，是根據楊蔭瀏一九五六年從姜夔工尺譜翻譯成的今譜而製作的。高先生解釋說，現代音樂史家唯一無法從工尺譜得知的是音樂旋律節拍的速度。這個演唱錄音帶大概是詞樂愛好者能得到的最接近地道的宋樂。幾週後，我聽高先生說，他「每天聽一遍」姜夔詞樂演唱錄音帶。

另外，從高先生回答我對徐復觀的問題中，我感到他對藝術的熱情和強烈的審美興趣，不是唯美觀的「為藝術而藝術」。藝術對於他，具有極關切人生的意義：即孔子般的「為人生而藝術」，或者莊子般的「以人生而藝術」。

總的來看，高先生著重推崇孔子的個人操守原則，是因為自謙自律是實踐仁之美德的前提基礎。在他本科生中國文學課上，他以象形文字「仁」兩偏旁為例，直觀地分析孔子倫理的主導思想——「仁」即人際關係之間的美德。在現實生活中，他對包括我在內的學生的慷慨熱忱的關懷，是仁之美德在人際關係中的具體典範。回想往事，高先生一貫為人低調，謙虛為懷，與他對孔子的虛懷若谷、自謙自律的

推崇備至有關。

從一九八七年進入普林斯頓研究院，至今已三十載。高先生多年來對我的教誨、關心及寬容的往事仍歷歷在目。去年十月底驚聞先生於二十九日仙逝紐約，感念萬千。謹賦小詞以誌感念先生殷殷賜教之情。

虞美人 悼高友工師尊

師恩似海何當報

雲淡碧空浩

山青物外豁達觀

賢則准身虛谷向流川

瓊樓紅葉猶相望

面命書窗敞

循循詩教幾多存

仰止高山默啟後來人

二〇一七年三月劉婉於舊金山

感謝林順夫教授在本文翻譯和修改過程中的鼓勵和指教！